

CHUN TIAN DE HU HUAN

春天的呼唤

程树德

百花文艺出版社



7.5

春天的呼唤
程树榛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 9/16 插页2 字数154,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500

书号: 10151·648

定价: 0.5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工业为题材的长篇新著。

小说以昂扬的基调，描述了滨江机器厂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获得新生的过程，和由此而引起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作品着力塑造了陈仲凯、张博翰等为振兴中华励志改革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揭露了生活中的矛盾和弊端，所触及的问题在四化建设中带有普遍的性质。

小说情节曲折，语言朴素生动，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谁都愿意听取春天的呼唤

(代序)

荒 煤

今年的气候的确有些异常，不断惊呼经济萧条信息的西欧，又不断受到暴雨大雪的袭击，我国的春天却似乎过早的来临了。是十二大的精神召唤来一个生气勃勃的春天，还是一个敏感的春天愿意早些向我们欢乐的心田里多添些温暖？

在这期间，我读了程树榛同志的长篇小说《春天的呼唤》，引起了不少的感想。

按照过去长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的分析作品的习惯法，一些评论家甚至有些读者在读完一部作品后第一个直感，就是要想一下：“主题是什么？”

接着难免就会想到：“为什么叫春天的呼唤？呼唤什么样的春天？它实质上是呼唤什么？……”结果……结果很可能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给这部作品召来一个厄运和严酷的冬天。

有些健忘的同志会认为我这是在讽刺什么人，我并没有这种想法。我既不相信这种天真幼稚的情况还要不断发生，但也不相信这种“习惯法”会完全消逝。我唯愿在广大读者

中培养一种良好的欣赏习惯，通过作品首先去认识人、理解人、尊重人。看看这些人物的命运，他们的经历、遭遇是否真实可信，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灵魂深处，有些什么美好的东西激起了你的同情和深思。

大概还没有这样的读者，他在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问题需要得到解答，带着问题去读小说的。但很可能在读完作品后，随着作品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随着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和变化，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冲突，会联想到自己曾经体验过的感情去思考许多问题。

今天，在十二大精神的贯彻下，我们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伟大历史的变化时期，确实有许多问题应该思考。而在四化建设中，重视知识、相信科学、爱惜人才、尊重人才，认真地坚决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纠正过去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歧视的错误现象，还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

前几年，文艺作品中描写知识分子在十年内乱甚至在建国十七年来左的思潮下遭受到痛苦和不幸命运的较多，而且偏重于他们悲惨遭遇的描写，不能不使人感到沉重和压抑。这是刚刚接触这种题材的作者难以避免的现象。因为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还没有今天这种迫切感，有些作家还无法预见许多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能有多大的改变。

可是，程树榛同志却早在一九八〇年写出了小说的初稿，经过近一年的时间三次修改定稿，终于早在十二大召开的八个月之前，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发表，却又证明，只要作家与人民共呼吸，与时代共脉搏，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感

受，就会产生时代的敏感和预见，不能不发出春天的呼唤，呼唤那许许多多即令有过种种不幸遭遇而仍然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知识分子们去迎接四化建设的春天的到来——这是人民的春天，也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因此，这部小说给予我一种美好、朴实、清新的感觉。作品没有偏重于张博翰这位老专家个人厄运的描写，倒是着重表现了党内领导干部在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我们既有陈仲凯这种爱护、尊重、信赖有真才实学知识分子的领导人，虽然有时也不免受到牵连，却更加理解知识分子那种爱国主义精神、愿意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高贵品质；也有谢少坤这种领导干部，受到长期左的思想影响，顾虑重重，不能坚决贯彻党的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自以为党性很强，在维护党的原则，却实际上损害了党的根本利益，制造了许许多多复杂的矛盾，形成了一股障碍四化建设的阻力。

这种矛盾与冲突愈是尖锐、复杂，又为此展开了陈仲凯与谢少坤两家子女间性格的冲突——实际上也都是由于十年内乱打上的烙印所产生，就愈能真实、深刻地反映这种矛盾的现实意义和普遍性，就愈加发人深省。这种历史性的悲剧不能再发生了。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导致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青年一代轻视文化科学、技术，胸无大志，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爱情、幸福当作交换的筹码，成为无所作为失去灵魂的庸人。谢婷婷这种典型人物出身谢少坤之家，难道是偶然的现象么？……

因此，我觉得这部小说，确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

考的问题。但作者并没有向我们作什么政治的说教，倒是认真地塑造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人物；由于作者本人是个工程师，在工厂长期从事技术工作，又经历了十年内乱，有自己的亲身感受，这些人物写来都还有各自的个性，比较亲切可信，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各种遭遇带来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还是比较真实的。所以，读起来觉得很生动、流畅，毫不枯燥。

当然，难免还有些小的缺点，作者对陈仲凯这个人物可能过于偏爱和理想化，因而在他面前的阻力似乎不足以造成他更大的困难，因而削弱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我还惋惜李思劳这个老红军和谢碧秋这两个可爱的人物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对那个黄铨应该揭露得更深刻一些。

但这都不会影响《春天的呼唤》里的明朗的色彩。正如无论多么明媚的春光里，也难免出现点暂时的阴影。问题是整个的呼唤原是有力的、鲜明的、生动的，能够激起人们产生一个美好的愿望，真正呼唤一个爱惜人才、尊重人才、人尽其才的新时代的春天的到来。

因此，谁都愿意听取春天的呼唤！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夜

第一章

一

滨江市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这不，春节已过去了，风雪仍然肆无忌惮地往大地、街道、庭院和行人身上扑打。人们为了躲避风雪的肆虐，不得不把帽沿放下，把大衣领子支起来，再戴上一副大口罩。这样，虽在大街上行走，也就不觉太冷了。

可是，也有例外者。看！走在红卫大街的那个小伙子，就有点与众不同。他头戴一顶灰旧单帽，身穿薄棉袄和洗得泛白的灰棉裤，对风雪的淫威似乎全不在乎，任其劈头盖脸地吹打，毫不瑟缩和躲闪，仍然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那双穿着绿色军便鞋的大脚，踏在积雪的路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痕迹。只有背上那顶旧草帽，似乎有些害怕风雪的袭击，总是一掬一掬地要飞起来，他不得不频繁地用手把它拉回来，用力按住。

小伙子名叫张念祖，是刚刚返城的知识青年。北大荒严峻的自然之神，已把他那本是稚嫩的脸膛染成深赭色，浓眉下那双炯炯大眼，也罩上一种严峻的色彩；通梢的鼻梁，偏

强地将鼻翼抬起，配上那有棱角的嘴唇，令人感到他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早熟。

他的脚步迈得很快，一只手拎着一捆旧书，另一只手随着轻快的步履迅速地摆动着。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似乎他踏着的不是风雪杂沓的泥泞路，而是铺满鲜花和阳光的坦途。

小伙子怎能不感到高兴呢？他即将与朝思暮想的恋人见面了，而这次见面，据她来信说，是“决定我们两人一生前途和命运的时刻”。

其实，这都是女孩子夸大其词的渲染，哪有那么严重？不过，这是她一向的习惯。

想到这儿，一个可爱的形象立即跳入他的眼帘：高高的身材，窈窕的腰肢；细润洁白的长颈，托着一张美丽的面孔；黑绒似的发丝下，一对圆而亮的大眼，玉雕似的鼻梁，薄薄的樱口，两腮嵌着两颗小豆般的酒窝；这酒窝盛的不是痴笑，而是醉人的青春。就是这样一个被同伴们誉为“绝代佳人”的姑娘，为什么偏偏把命运寄托在他这个生来就不幸的青年身上？这难道是上帝的安排？张念祖可不是个唯心主义者；难道仅仅是那次偶然的火灾促成的？可是那也不值得付出比生命还昂贵的代价来答谢啊！

“什么也不是，就是爱情！”这是从她那好看的小口中吐出的娇音——每当他问她“为什么偏要爱我”时，她总是这么回答。“可是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我爱的是你，而不是你的家庭，你的父亲！”不等他把话说完，她就用这话来堵住他的嘴。

姑娘的话使他感激得流泪。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它超过世俗的引力场，超过血统论的强力桎梏，超过……

当然，他也产生过怀疑。比如最近他们通信的减少——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她回信的减少引起他自尊心受挫而减少了写信；但是，这次突然的盛情邀请，却打消了他的怀疑。通常姑娘主动邀请男朋友去自己家，那是爱情之果已经成熟得能够摘下来的征候。因此，张念祖高兴地“应邀前往”。

风雪很大，就任其疯狂吧！在北大荒的原野上，那著名的大烟炮儿不是更凶猛吗？张念祖从来就没在乎过，现在能被吓退？他的心里热乎着哩！恐怕比炼钢炉里沸腾的钢水还要热哩！不然为什么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他却满脸热汗呢？

在风雪呼啸声中，张念祖的脚步更快了，他的心脏也在加速跳动。随着距离女友住宅越近，心脏跳得越快！那不，前边就是工厂的“高干楼”了，朝南的那个大阳台，就是她的家——她很早就告诉过他这个标志。近了，近了，走到楼门时，他突然停下来，掏出手绢擦去面上的汗水，才大步跨进楼去……

二

滨江机器厂为数不多的职工宿舍中，有一座玫瑰色的四层大楼，正名叫干部楼，职工们则称为“高干楼”。楼内居住的都是厂级领导干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位“支左”的师后勤部长贾奇主持下兴建起来的。当时身为厂后勤部长的董人杰以破纪录的速度，盖起了这座颇有点西方艺术风格的楼房。

党委副书记谢少坤在老干部中是“解放”比较早的一个。结合进革委会后，董人杰便要他搬进干部楼来住。当时谢少坤曾犹豫了一阵子，他偷偷地向董人杰说：

“这样做好吗？是不是有点脱离群众？”

“不，这是革命工作需要！”董人杰向他说，“革命分工不同，生活需要就不同。”

“群众连一般房子都住不上，而我们却——”谢少坤还有点想不通，可是很快便被他的那位在市文化局当科长的爱人刘慧琼说服了。这位当年的话剧演员说：

“你总是这样教条！人随王法草随风，我们干嘛这样特殊！你就不怕在干部中脱离群众？要是反对，你不搬好了，我和婷婷娘儿俩搬进去！”

谢少坤对夫人的意见向来是虚心听取的。特别是自己刚刚“解放”，又背着个犯“路线错误”的包袱，不宜和军代表产生分歧，于是也就随遇而安了。不过，他那个狷傲的妹妹谢碧秋却执意不搬，至今还留在单身宿舍里。

刘慧琼出身名门闺秀，又长期从事艺术工作，对布置房间是颇为在行的。三间房装饰得虽比不上什么华丽的饭店或别墅，但在滨江市却是与众不同的。意大利名画家达·芬奇的油画代替了旧居中“庐山仙人洞”的摄影；三位开国元勋在机场的彩色照片，代替了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照片；只有一条令刘慧琼感到遗憾：那放置毛主席石膏塑像的地方，本来想改成维娜斯裸体雕塑的，但被谢少坤制止了。党委副书记的意思是，咱们可不能被人家看作有“砍旗”的嫌疑，这可不是一般的房间美化问题。刘慧琼考虑到丈夫的政治远

见，没有坚持己见。不过，维娜斯还是站在相对应的墙角上——有修养的人家，没有维娜斯像怎么行？

今天是星期天，刘慧琼照例执行每天一定要完成的任务——整理房间。外边虽然风雪交加，室内却温暖如春。干部楼的锅炉房所放出的暖气，总使得房间保持在摄氏二十度左右，不热不冷。刘慧琼只穿了一件毛衣，下身毛裤上罩了一件咖啡色的西裤。休看近五十岁的人了，可从后影看，还象个少妇。她面色红润，鬓发乌黑，脸上很难看到有几丝皱纹；干起活来，利手利脚。不过，偶尔也停下来喘息几下，但很快又继续忙活起来。

室内还有另外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这就是他们的独生女儿谢婷。她正在对镜理妆。精致的圆镜中反射出来的是一张俊美的面孔，她双眉微蹙，眼神中闪烁一种淡淡的哀愁。现在，她一边在用心梳理自己那墨染般的长发，一边哼着一首情歌：

……我的心啊，

你为什么这样忧伤？……

“婷婷！”刘慧琼叫了一声，她正为沙发换上雪白的沙发套，但换来换去总觉得不顺眼，累得她吁吁直喘，不得已停下来，向女儿求助，“你快点帮我一把呀，客人就要来了！”

女儿并没有回过头来，她从镜子里看得出妈妈要她帮忙的目的，因而答道：

“妈，你昨天才换过的沙发套，今儿又换它干什么？”

“嗜，你连这点眼色都没有！”刘慧琼向女儿说，“人家是

省里工交办主任的儿子，出过国，见过那么多大世面，那种沙发套叫他看了多寒碜！”

“哟，工交办主任儿子有什么了不起！”婷婷故作不屑地说，“又不是什么西班牙王子！您愿巴结他您自己摆弄好了，我才懒得侍候呢！”

“你这丫头真不懂事，”刘慧琼嗔怪地说，“我这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的终身幸福？”

“幸福，哼！”女儿幽怨地看妈妈一眼，然后又长叹一口气，“我的幸福早被您给扔到爪哇国去了，拣都拣不回来。”说到这儿，谢婷的语音里饱含着一种“酸溜溜”的凄楚味道，那梳理发辫的手，不由地也停止不动了。

妈妈似乎看出女儿的无限心事，连忙放弃手中的活计，爱怜地走到女儿身边，用手轻轻摩挲着她的肩头，说道：

“婷婷，你是不是心头还挂着那个张念祖呀？我没早和你说吗，他有个右派的爸，又有个叛国的妈，同这种人牵连上，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一有个风吹草动，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这些年来，咱们见到的还少吗？我们可不是那寻常人家呀。”

母亲娓娓地说着，女儿静静地听着，镜子里反映出那张表情复杂的面孔，两道秀眉，紧紧地靠在一起。显然，她无法反驳妈妈的话，心里头又有难言之隐，嘴唇几次嚅动之后，终于又困难地吐出这样一句话：

“不过，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呀，我这感情……身子……”

“别老说那些傻话！”妈妈似乎从刚才小小的感情波动中平复过来，十分冷静地教训女儿，“你年轻，还不懂得什么叫

感情，更不懂得什么叫爱情！生活这本教科书是复杂的。一般的同情、恩情、怜悯，一时情绪的冲动，统统不是感情，更不是爱情；爱情是和人的一生幸福联系在一起的，需要物质作基础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懂不懂？”

妈妈这番富有哲理意味的教诲，女儿似乎理解一些，她把它放在心里细细咀嚼了一会儿，半晌，才内疚地说：

“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那没什么！这事我早替你想好了！”母亲用一种完全理解的口吻说，“他精神上的损失，咱们可以在物质上补嘛！待会儿我再给陈玫挂个电话，要她来一趟，我向她交代两句，让她从中给你们缓冲缓冲。”

陈玫是谢婷中学的同学，也是一同下放到农场劳动的伙伴，更重要的她是婷婷父亲的老战友的女儿。谢婷听妈妈提到她，忙说：

“妈，您千万别找小玫，她准向着张念祖！”

“不会的！一到咱家，她就得向着你！”刘慧琼肯定地说：“她和咱家是什么关系呀！”说着便走了过去，拿起电话，拨完号对着话筒叫道：“喂，你是小玫吗？我是……谁？对！你爸爸在家吗？又出去了？他这个人哪，就是不会注意身体。你妈不在了，你得好好管管他！对！管得严点！就象我管你谢叔叔那样……你谢叔？还在屋里睡大觉呢！是的……小玫啊，等你爸爸回来，要他到我们家里吃晚饭，你也来，一块热闹热闹嘛……”

母亲正说着，女儿一把把话筒抢过来了，冲着话筒喊道：“小玫，你罗嗦个啥？快点来！……来吧！我有重要的事

要同你商量……现在不告诉你，你来后就知道了……不嘛！一定要当面说！喂，你马上就来！十分钟内你要不来，我可骂你啦……是小狗，是小猫，哈哈……”

“孩子气！”妈妈把话筒夺过来，又重新说道：“小玫，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要商定婷婷的大事……对！你快来吧……”

电话还没打完，外边突然传来敲门声。刘慧琼急忙地说：“哎呀，客人来了……不是对你说的……”赶快撂下电话，慌忙地过来为谢婷整理一下衣衫，自己也对镜拉拉衣襟，把鬓上的散发捋一捋，走到大门前用那女演员特有的甜美而得体的声调叫道：

“谁呀？请进！”

三

门开处，一个高高的“雪人”走了进来。母女俩都吃了一惊，半晌，刘慧琼才问道：

“你——找谁？”

来人轻轻地掸掉身上的雪，露出一张冻得赤红的面孔。他热情地说：

“伯母，不认识我了？”一看对方还在发楞，转面向姑娘叫了一声：“谢婷！”

谢婷这才看清来人的真面目，她惊讶地说：

“怎么，张念祖，是你？”

“哟，是念祖呀！看我，到底老了，记性多差！”刘慧琼已完全明白过来，便热情地招呼道：“坐，请坐吧！”她生怕

张念祖坐到沙发上，忙地为他搬了一把椅子过来。

张念祖把手中的书籍和草帽放在椅子上，他并没有坐下。

三个人一时都没有说话，似乎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最后，还是刘慧琼打破了僵局，她问：

“你这是从农场来？”

“不！我是从家里来。我已办了返城手续了！”张念祖以一种高兴的声调说。他原以为这个消息能够为现在有些冷淡的气氛，带来某种意外的喜悦。

谢婷“噢”了一声，脸上现出瞬时的惊讶，不过，很快又平静了下来，平淡地说：“那好啊！怎么早没听你说？”

“你早也没问嘛！”念祖有点怨艾的口气，不过，立即又被热诚所代替，“这不，我刚回来第二天，就奉命来了！这次来，把你扔在农场的东西全部捎回来了。”他用手指着椅子上的东西，幽默地说：“请验收吧！”

这破旧的东西，在这样宽敞华贵的客厅里显得太刺眼了。谢婷不由紧皱眉头，说：

“嘻！你真多余！这些破烂带回来有什么用处？”她拎起那捆旧书，环顾四处似无处可放。

刘慧琼连忙接了过来，回头向谢婷使了个眼色，说：

“给我吧！这些破烂我来处理。”说罢，走进另一间屋子去了。

室内只剩下两个年轻人。

张念祖似乎意识到一些什么，他平静地观察着对方，不说一句话。

谢婷想说什么，但话到嘴头又缩回去了。停了一会儿，她找到说话的题目了，顺手拿起那顶破草帽，懊丧地说：“看见这倒霉的玩意儿，只能引起我痛苦的回忆。”她打开窗户，一阵冷风吹来，她往左侧趔了一步，然后将草帽用力向窗外一甩，“让它远远地去吧！”

这意想不到的举动，将张念祖满腔热情冷凝了，他不由严峻地追问一句：

“怎么？在农场的几年岁月，留给你的只是痛苦的回忆？”

“可不！”谢婷答道，看见张念祖的眼光逼视着她，她感到有点失言，随即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当然，也有些孩子气的天真和热情，而今时过境迁，不值得……”

这长长的删节号后的含意，张念祖已经可以充分领会出来。他不由痛苦地想：自己朝思暮想所盼望的这一天，竟是这样的一幕。为了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他做了多少甜蜜的梦！这个梦一直延续到十几分钟之前。谁知它连肥皂泡也不如，竟这样快地破灭了。很显然，今天的谢婷，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痴情而天真的少女了。面对这富丽堂皇的客厅，瞧瞧光艳照人的她，再看看自己那土里土气的衣著，他感到过去曾多次预想到，并多次向谢婷警告过的后果，不可避免地提前到来了。不过此时的张念祖，不但没觉得天塌地陷，时光倒流，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自己来到这风云变幻的尘世二十几年，生活什么时候给自己带来过意外的幸福？就是在和谢婷于月光下草丛深处热烈拥抱的时候，他当时不就预感到这是稍纵即逝的飞来之福吗？今天，它又飞去了，有